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不要总是坚强

从小，我们被教导要坚强。生命，要铿锵有声。其实，总是坚强，如一圈圈上紧的钢发条，会酿制一次次心脏小事故。

央视主持人张越，将目光投注于毫不起眼的角落，探知社会痛感神经。

鲁奖得主郑彦英笔下的“宽脚板”，踩出了生活的真实温暖，踩出了凡人小事的恒常。

面对困境，坦然接受，也得允许自己适度软弱。

与不幸和解，这同样是尊严。

我的一个长处，是敢做“落伍者”——尽过力了，该认输时就认输，还算输得起。一再质疑，过度投入一种竞争是否值得？

很欣赏杨绛先生的姿态：我和谁都不争，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。

需要留一空间安静自己，无论它多窄小。

愿这世界多人抬头眺望——别让星光消逝于忙乱的键盘。

《行者》为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（4个版）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：xdkbingzhe@126.com

## 每张脸背后的故事

文/张越

我是个六零后，上大学时迷罗大佑的歌，后来终于有机会见到他，我问他：“多年以来持续创作，关注的核心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西门汀汹涌的人潮，每张脸背后的故事。”这个回答深得我心。

我主持人物访谈节目十几年，也可算阅人无数，每每有人问我，做这样的节目到底想知道什么，我总回答，想知道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，他从哪里来？会到哪里去？

没有一个生命是孤立的，没有一个选择是无来由的，纵使生命中有无数偶然，那偶然可能是机会、可能是伤害、可能是诱惑、可能是误会……可它无非是你必经之路上的几道风景，你已经成了今天的你，这一定与你的昨天有关，你的环境塑造了你，你也以同样的方式塑造你的环境，要挣扎出来真是很不容易，那你，又能到哪里去？

我们是多么优秀的一代人，披荆斩棘，眼看着昔日玩儿泥巴的同伴儿一个个西装革履，小时候只在电影中见过的辉煌都市，已经成了我们夜夜笙歌的家园，但是这些年我见过了太多正常甚至光鲜体面的外表下破损的生命，也许，这中间就包括我自己。

你为什么总是很焦虑？你为什么总是很害怕？你为什么总是很自卑？你为什么永远左摇右摆拿不定主意？你害怕失去什么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演给谁看？你到底在躲避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讨厌别人？别人为什么总是不待见你？

一天晚上，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吃饭，吃的是一份无比精致的寿司，刚咬一口，我俩同时惊呼：“简直太好吃了！”朋友赞叹：“生活真美好！”我不吭声，她就问：“你不觉得很美好吗？”“我只是觉得这寿司很好吃。”

“可是当你享用一些特别美的东西时，你不觉得很感激吗？”她继续问。我说：“我没这么想。”“那你会想什么？”



翼然  
摄/赵淑光

“我会想，做得好，客人就越来越多，店家会涨价会降低质量，以后就没那么好吃了。或许他们会搬走，会停业……反正我没见过铁打的营盘，这些年看的全是流水的兵，再说，谁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？明天又会怎么样？我一看见好东西，就看见了满目疮痍。”

原本满心欢喜的朋友顿时目瞪口呆。其实我很清楚，为什么同样的年纪，同样的环境面对同样事情我们的反应会如此不同。

她有一个满足的童年，得到过很多爱，长成了一个温和、善意、文雅的女人。而我的童年经历过一些恐惧，一些自卑，所以我长成了一个悲观的、缺乏安全感的人。尽管看起来，我一切好！

我见过太多比我还糟糕的家伙，他们大概还不知道他们的病开始于什么时候。

读过一本书：《中毒的父母》。父母从他们的父母那儿中了毒，又把毒传给了孩子，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，用作者的话说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撞车事故。

回想童年，我们可能被父母漠视，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，

他们既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情。我们也可能被他们过度控制或过度依赖，因为他们的心无所寄托，没有安全感……

当然，在指责他们的同时，检点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，我们的时代，一切都好到哪里去呢？没有。公路上的连环车祸从未停止，到处是破口，到处是残躯。

有一次碰到一位儿科医生，他告诉我他的专业就是“阻断”，让那些有传染病的母亲也能养儿育女，同时，在母腹里就将母亲身上的疾病与胎儿阻断。

《中毒的父母》是关于治疗的书，也是关于阻断的书，疗救我们自己，阻断我们孩子染病的可能。只不过不是肝炎，不是艾滋病……而是我们扭曲的性格和越来越坏的心情及其带来的不幸的命运。不管你是谁，当你明白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，你才能解决它，就算解决不了，你已经开始防范，局面就不会失控。

我多么希望汹涌的人潮中，每张脸都变得好看，每张脸背后的故事都少一点遗憾。■

## 孝顺的娃娃脚板宽

文/郑彦英

我弟弟有一双女儿，是双胞胎，女娃娃个子长得快，旧的衣服很快就不合身了，加上上学的费用一年高于一年，使得我当工人的弟弟日子一日紧过一日。弟弟常常是超市打烊时最后一批买菜的顾客，因为这时候的菜最便宜。有一次，弟弟甚至将超市未能卖出去的盖浇饭买回来，菜汤已经将米泡乏了，他不让娃娃吃，自己呼啸着吃下，说好吃。

我认为女孩要富养，希望弟弟用我一些钱，让两个侄女过得好一些。弟弟却不听我的：“我的娃我知道。”斩钉截铁。

就在两个侄女上初二的时候，我父亲不幸离世。我便把母亲接到郑州，孝顺的弟弟就带着一家人过来跟母亲住。就在两个侄女上高一的时候，母亲下楼时扭了腰，要在床上静卧七十天。

我慌了手脚，要守在母亲身边，弟弟却不让，说他本来就跟着母亲住在一起，还有两个放暑假的女儿，不让我操心。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的两

个侄女非常孝顺，我母亲大小便都不能下床，全是两个侄女照顾的，为了让我母亲解手方便，我大侄女见街上卖那种一尺多宽的窄面竹凉席，便买了回来，因为窄凉席方便拉动，在我母亲需要解手时，她们很轻松地就能帮助奶奶完成解手。

七十天后，母亲能够下床了，感叹说没白疼这两个娃，这七十天能撑下来，全凭这两个娃了。

这是对我两个侄女最大的肯定。我想起弟弟的话，看来弟弟是对的，娃娃也不一定富养。

去年国庆节前夕，我去看母亲，我的大侄女回来了，说很多同学邀请她出去玩，她坚持要回家，同学们问她：“回家有什么重要的？”她回答说：“还有什么能比回家重要？”

还没待我说话，母亲在一旁说：“寒家的娃娃，才知道家的暖和。”

今年春节前，家乡要母亲的照片办证，我就用手机拍了发回去。母亲见我在家里完成了这些

事，连说不得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去看母亲，母亲把手机拿给我，让我看她拍的照片，我非常吃惊，母亲居然会用手机拍照了！

母亲拿来了一张纸，纸上画着一个个手机，和母亲的手机一模一样，上面的图案却不一样，母亲说，这是侄女画的，侄女知道奶奶不识字，画出手机图案，把一步一步的拍摄过程全画出来，母亲就按着这个图，学会了。

我感动极了，不禁说：“如今十七八岁的女娃娃，哪有这么孝顺的？”母亲倒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家贫出孝子！你兄弟要是一锄头挖出个金山，娃就光想着要了，哪顾得上孝顺？”

母亲的话我想了很久，越想越觉着有道理，正因为我弟弟穷，日子艰难，每一天的日子都紧巴巴的，孩子们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才知道亲人的艰辛，才知道亲情的重要。

星期天，我去母亲那儿，两个侄女放学回家。她俩今年高考，我问她们有信心没。老大说一本

回声

2014年3月起，新华社重点报刊《现代快报》以每周四个整版的气势，在每周一推出“行者”文学周刊。甫一面世即受到各界好评。“每周一因为和《行者》相约，阳光灿烂，日子有了盼头；神清气爽，生活有了滋味。不一定要远行，跟着《行者》，漫步在字里行间，感同身受、或沉思浮想、或感动或指导，打开心扉，《行者》前行。在网络流行的时代，有《行者》真好。独处和《行者》交流，行者是思想、是行动、是觉悟、是善良。”这是一位名叫王玉宝读者的《行者真行》的肺腑之言。这样的好评，“行者”每期都能收到很多。而这些感慨者，他们中绝大多数原本是网上的“扫帖者”。“浮躁世风里，忙碌应酬中，网络碎片里，太需要一处清新的绿阴来歇一歇，将一周得失，浸七日凡尘，让精神从家园里补充清新的能量，继续上路。因为《行者》，让我更喜欢这份报纸。——常州读者”。这样的好评，给《现代快报》带来的不仅是品位的口碑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、作家邱华栋坦言，“在一般人觉得纸媒书籍前途暗淡的情况下，我却觉得，阅读依旧是一种最重要的和历史、现实与心灵的对话与交流。网络媒体的海量信息，在我看来，依旧比不过一本薄薄的书的分量重。因为阅读是深情地凝视、是两个人的交流和对话、是焕发人类想象力的一种基本形式，这是视觉图像和网络信息绝对无法替代的功能。”（邱华栋《阅读是深情地凝视》载2014年4月21日《现代快报》“行者”）

许建俊《当新闻遭遇了新媒体》一文摘录

浏览了几期《行者》，总体给人眼前一亮之感。“人文副刊”可谓名副其实，人文气息浓郁。现开的“好书品读”“美文观赏”“岁月脚印”“阅读札记”等栏目，可读性强。要说点建议，似可在“雅”“俗”共赏上做点文章，保持现“雅”的格调，增添些“俗”的气息，有利于拓展读者的阅读面，增强《行者》的吸引力。读者 刘仁前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，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